



蓝鲸书系

Blue Whale series



鸟

王蒙著

神

上海人民出版社



神 鸟

王
蒙
著

上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鸟/王蒙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蓝鲸书系)

ISBN 978 - 7 - 208 - 07227 - 5

I. 神...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4431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封面设计 赵小凡

版面设计 杨钟玮

插图绘制 沈原一

· 蓝鲸书系 ·

神 鸟

王 蒙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3 字数 104,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208 - 07227 - 5/I · 456

定价 12.00 元

观照万类生灵

——“蓝鲸书系”引言

赵丽宏

天地之间，生灵万类，地上跑的，树上跳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世界的奇妙，由此而起，天地的纷繁，由此而生。地球上的生命，原本互相关联，互相依存，生命之间的和谐，便是世界的和谐。人类，其实只是万类生灵中的一分子。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是检阅人类文明的一杆标尺。

文学中的动物形象，历来是文学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动物，不仅活在童话和神话中，也活在人类真实的生活里。这是一套和动物有关的书，作者都是读者熟悉的当代作家，书中的文字，有小说，有散文，有童话，有报告文学，也有诗，内容多涉及动物，是人和动物的交流，也是人类对其他生灵的观照和关怀。作家在描绘动物的同时，流露了对生命的热爱，写出了对生活 and 人生的感悟，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真实性情。

我们人人都生活在这个和万类生灵共处的世界，举头俯首，到处能看见周围灵动的生命。人类如何与其他生灵和谐相处，如何报答那些有恩于人类的生物，如何保护那些被人类的自私和贪欲逼入绝境的动物，这是当今世界都在关注的话题。但愿这套书中的故事和文字，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也能引发读者的思索。

丁亥春节于四步斋

[目 录]

阿咪的故事

1

猫话

11

鸟儿

16

贝壳

21

动物园(四首)

22

神鸟

27

狂欢的季节(节选)

36

虚掩的土屋小院

105

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151

要不要养猫,怎么养呢?

女儿说:“咱们住到平房小院了,快养一只猫吧。最漂亮、最温柔、最招人疼的动物就是猫。人有什么不痛快的事,一摆弄猫,就全忘啦。”

奶奶说:“养猫最毁东西,它没事就磨爪,把地毯,把沙发巾,把新潮家具都会毁掉……又偷肉偷鱼偷奶,什么都不吃它也要上桌子闻上一遍……再说,猫屎归谁管?”

儿子说:“对不起,我可不同意养猫。我的儿子小辉刚出生两个多月,被猫抓了会得一种特殊的儿科疾病……叫舞蹈病还是黄热病?”

女儿说:“美国有一个黑人家庭,不养猫,闹耗子,后来他们襁褓中的孩子被耗子咬掉了鼻子。”

“不要说话这样难听……”妻子连忙使眼色。

儿媳妇说:“养猫就要剪掉猫的爪子,还要给猫做(去势)手术,那样的猫就好养了。李院长和赵主任家的猫就是这样经过安全处理的。经过安全处理的猫,有猫的各种好处,没有猫的各种缺点。”

最后由教授——一家之主做结论:第一,猫还是要养的。第二,为了猫道主义,不要给猫剪爪子做手术,不要妨碍猫的天性。再说,安全手术也是做不彻底的。比如去势,总不可能去掉排泄机制,它不闹春了,仍然会闹尿闹屎。第三,如果养猫,必须确立一套规矩,不准猫进卧室、客厅、书房,只准猫进厨房、饭厅、锅炉房。当然,猫在户外的活动不

受限制。为此，只能从很小很小培养起一只猫，使它适应咱们家的养猫规则、咱们家的猫的生活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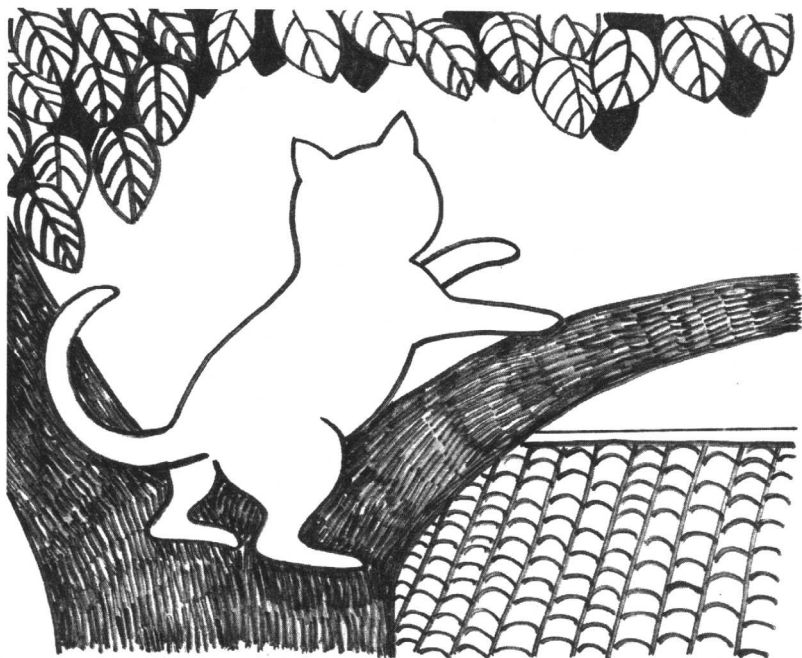
小猫来了，白色的细长毛，灰蓝色的眼睛，黑鼻头，红嘴，脑瓜顶上有两瓣黑斑。见到人，它发出细而长的声音：“咪呜——”曲折有致。

“噢，它真是太娇小了，像个婴儿，而且它和人是多么亲啊！你们看，它看着我们大家，那么信任，那么依赖，我都要为它哭出来了！”女儿说。

“品种还是不错的，基本上还是波斯猫，当然，祖系不一定完全纯。白毛固然好看，但很容易染脏，一旦染脏了就非常恶心。太小，也不好养，多喂它一口馒头它就能撑死。问题还要看它是公猫还是母猫。公猫不如母猫讲干净。母猫会招一大堆公猫来……”儿子说。

“我最怕的就是猫在房顶上叫。”儿媳插嘴说，“叫起来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猫一旦乱跑起来，就更容易传染疾病……这个猫的皮毛和眼睛还都是不错的，但是它的下巴太尖，像猴，不像猫，猫头猫脸应该是圆嘟嘟的，不是吗？”

按照教授所确定的，能够被各方面所接受的原则开始养猫。母亲为猫找了一个大木匣子做窝。奶奶专门为猫做了一个小褥子，虽然褥子里装的是旧棉絮，但对猫来说，至少应该算是“四星级”旅馆的条件了。女儿为猫预备了专门的食盘与碗。奶奶吃饭的时候喜欢不断地给猫喂食，不断地与猫分享自己的食物，从炸油饼到红烧肉。儿子提出，过分地、毫无界限地把吃食任意提供给一只小猫，未必是可取的：一、猫可能撑出毛病；二、许多食品因猫吃不了而剩下而变馊，是一种浪费；三、猫本来就有馋的缺点，如此满足供应，只能使猫的胃口比人的胃口更刁更娇更贵族化，一旦例如肉食供应上出现了什么问题，人说不定挺得住而这只猫会出现悲惨局面。教授首肯了儿子的意见，认为对猫



对人太娇惯了都没有好处。教授和他的妻子回忆起,三十年前他们养过一只猫,这个猫专门喜欢吃白薯皮、南瓜皮、烂白菜帮……这样的饮食习惯就很值得肯定。儿媳妇甚至说,她的娘家养过一只黑猫,夏天的时候靠吃蜗牛和土鳖而生存……连白薯南瓜白菜帮都毋庸提供。女儿略带感情地说,她的一位女友家也养了一只猫,品种还不如咱们这只,但人家每天专门购买三角钱的羊肝两角钱小鱼喂食之。底下的微词,她没有继续说。但大家认为女儿对猫的关怀和袒护,基本上也是理论性的——因为女儿一周之内,难得在家呆上几个小时。奶奶趁着人们争论的机会把半块豆腐丢给小猫,小猫不领情,对豆腐的反应是莫名其妙然后退避三舍。

不管人们在猫食问题上展开了怎样的论争乃至吵闹,猫儿对饮食状况似乎并无大的不满。相反,对它的“四星级”卧榻却显出了十足的难以适应。白天晚上,它都不肯在木匣里呆。它总是凑到各个房间特别是客厅门口凄楚地哀叫,显然,它希望有人活动的房间能对它开放门户,希望人们能够容纳它的共存。开始,人们感到它的哀求的叫声婉转动情,充满着幼者弱者的天真无助与对主人的殷殷期待:“你们不要我了么,放我进来吧,我只在一个角落呆一会儿……不要让我一个睡在厨房,离开主人我多么害怕……”它的曲折起伏的咪呜声似乎在这样说。

“要不把猫放到屋里来吧,怪可怜的……”教授说。

“小孩送托儿所还要哭两声呢,一个猫……”教授的妻子想了想,说。

于是教授推门走出,抱起猫,给以抚摸安慰,特别是帮助猫抓搔一下它的下巴至脖颈处。据说猫“洗脸”时靠前爪够不着那个地方,据说人这样抓搔一个猫是搔到了痒处,是对猫的最友善最恩惠堪称仁至义尽的表现。果然猫被教授搔到痒处以后喉头发出了幸福的咕噜咕噜

声。然后教授像抱着自己的孙儿去托儿所一样地抱着抚着猫咪，走入饭厅，亲手轻轻柔柔地把它置入“四星”榻，蹲下，以十足循循善诱的课堂授业声调对它说：

“阿咪，不要吵，不要闹，就在这里好好地睡觉，你看这儿多舒服呀……”

教授尽到了自己的类似于慈父的责任，他觉得自己对于猫够仁慈的了。

可能两小时以后，也可能一小时乃至半小时乃至十分钟五分钟一分钟以后，又传出了猫的哀鸣——它又跑到了卧房客厅门口，它期待着主人的接纳，它要的是人的亲昵而不是“四星”软席。

最动人的抒情曲在持续三分钟以后也会引起厌烦，如果是深夜或是夏日中午人们好梦正酣的时候，嗷嗷的惨叫只能引起痛恨而不是怜惜。“这个猫真讨厌！”“臭猫！”“滚！”人们渐渐发出这一类语言信号。如果单凭语言——因为说到底人与猫并没有可以无误地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不能停止猫的吵人清梦的咪呜花腔，接着人们就会开开门向猫大喝一声乃至轻轻踢它一脚，使它认识到它的所为已经很是不受欢迎了。

有一次，当儿子推开门准备给吵闹的猫以适度告诫的时候，不等告诫生效猫儿已经滋溜钻进了屋。“死猫，进屋了。”儿子说。于是形成了对于猫的围剿。猫吓得钻入柜子底下，抖个不停。人越伸手去捉它它便钻得越深，似乎要钻入墙角墙缝。这种表现显得益发不高尚不光明正大不展样，甚至带有故意与人作对的含意：你不让它进屋它偏进屋；你想捉住它它偏藏藏躲躲不让你捉；它究竟要干什么？它找人追人哀鸣着要求进屋，不就是和人亲对人好喜欢人么，那它为什么不听人的话不合人的意而且和人对着干呢？它是不是陷入猫的怪圈了呢？它是不

是陷入心思与行为动机与效果的矛盾中去了呢？

反正它最后被捉出来了，它当然不是人的对手，它挨了一顿打，被抛入“四星”木匣。它的两眼大睁、上视，眼珠里反映着电灯泡的红光，本来是灰蓝色的眼睛变成令人不快的褐红的两枚弹子，不知道是猫眼充了血还是电灯光与波斯猫眼珠之间的光学反射作用，使猫眼变得那么褐红得骇人。人们不再用软语和爱抚来劝它安心木匣而是咆哮着呵斥说：“你再捣乱，揍不烂你！”

经过了许多次一次比一次严厉的训斥与体罚以后，猫似乎终于明白了也不得不接受了主人对自己的要求。它长大了、长胖了，除去吃饭喝水拉屎撒尿及其前前后后懒洋洋地、漠然地伸伸腰、动动爪子和尾巴外，不再走出木匣了，甚至连咪呜也很少了。它的嗓子似乎愈来愈嘶哑了，再一点就是猫越来越脏，它不再用自己的猫办法清洁自己的皮毛。白猫不白，这是非常难看的。

“这回猫倒挺老实的了。”

“可是这个猫太傻，太懒，太蔫！”

“脏死了……你看人家家里的波斯猫什么样儿！”

“这个猫是不是生理上有缺陷？怎么它不上房，不叫春？我看咱们养了个太监！”

“也可能不是生理缺陷而是心理变态吧。”

人们议论着，笑着。只有教授有点严肃又有点沉重，他说：“我看这个猫的性格扭曲了。”人们笑了起来。他又说：“我看它缺少的是爱呀！”他叹了一口气，大家沉默了。“我常常不在家，”女儿说，“要不我就让它每天晚上睡到我身边……”儿子说：“那好吧，‘让世界充满爱’嘛！既然爸爸要给它爱，我看从今天晚上起就让它睡到爸爸被窝里去吧……”

教授摇摇头。人们又笑了。他甚至与妻子也是分床睡的，遑论一

猫？教授的妻子说：“别分析了。你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分析，连一只猫也分析得叫人难受……除了分析，你又做了什么，你又做得了什么？”

教授苦笑了：“所以我是教授呢……我做不了兽医，也做不了屠夫……”

此后的一天，猫忽然不见了。

“四星”级木匣空空荡荡。猫食盘与猫水碗无“人”问津。当慷慨慈善的主人想把鱼头鱼刺鸡臀鸡爪牛肉硬筋赏赐给依赖人恩过活的小动物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失去了施恩的对象。

有猫的时候常常觉得猫儿讨厌，甚至猫围着你的裤脚转、抓你的裤脚、舔你的脚趾头、向你乞怜邀宠也让你心烦，它多么碍事！你踩着它的爪子，它尖叫一声，倒叫你吓了一跳。而现在它没有了，你走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你切好的酱牛肉摆在餐桌上也不需要加罩防范。晚上睡觉无需关好门，没有什么东西——除去关门也挡不住的苍蝇蚊子蟑螂细菌——会跑进来。当你想要呵斥两声逞逞威风或者指桑骂槐地发发怨气的时候，你的主体失去了客体对象，而对人逞威风与发怨气就没有那么便当了。

于是都有了失落感。

女儿呜呜地哭：“它多可怜！来到咱们家就没过过好日子……如果它被别人抱走，它也许会受虐待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养猫是把猫拴在床头的，给猫上了套包子、缰绳……他们对阿咪要是也这样可怎么办呀！”

教授的妻子到离家不远的一家个体饮食店买馅饼，看见了一只白猫，大小与那只波斯猫相仿，额头有一块黑斑，眼睛不是灰蓝而是暗黄。这个发现使全家非常激动，会不会是我们那只猫？会不会为猫做了整容、割了双眼皮、染了“发”并且染了眼珠？于是女儿和儿媳也去买馅

饼,嘴里说买馅饼眼睛却盯住了猫,使女店主直眨巴眼、发毛。

“不是我们的猫。”三次核查以后,大家说。

那猫是怎么丢的呢?上房了?迷路了?猫还会迷路吗?出大门了,被抱走了?很可能。现在的道德水平太低,这样把人家的猫抱走,形同偷窃乃至抢劫,不知我国刑法对此种行为有没有制裁的规定。听说还有偷了猫去剥皮出售的呢,太残忍了。听说养鸽子的人在房上下来,如果这个猫被猫夹打住,早就没有命了……谁下的夹?太缺德了!市政府应该明确规定,不准任意下夹……那天早上猫在吗?谁看见了?谁出大门没关门?为什么这么好的一只猫竟没有人关心?

探讨了一番,没有结论,女儿又哭了一场。

五天以后,教授忽然心事重重地讲了一个故事:据晚报刊载,市郊一个区为防止狂犬病,规定在某月某日前必须把所有的家养狗消灭或上缴集中处理,某月某日为“无狗日”,这一天见狗人人得而诛之。有一家兄弟,偏爱一狗,这一天把狗藏在房中,搂着狗不让狗出声吠叫,一副与狗共患难乃至共存亡的架势。谁知天色黄昏之后,人也松懈了狗也受不了了,突然狗跑出房间跑出宅院跑上大街。兄弟俩在后面追,狗在前面跑。打狗的积极分子在后面追,狗在前面跑。石块木棒纷纷向狗身上落去,狗在前面跑。人们大声吆喝,狗在前面跑。人们使用了弹弓、长矛等土造“武器”,狗在前面跑。最后狗筋疲力尽了跑不动了。爱狗的两兄弟终于追上了狗。他们用身体保护狗宁可以己身代狗受木石的打击。忽然,狗跳起来,咬断了兄弟之一的喉管。晚报记者指出:两兄弟不按规定办,自作自受。

大家没说什么,觉得教授的故事很不得体。

又一周之后,凌晨,全家都在沉睡,忽然听到阿咪的咪呜声。声音响亮,完全没有哀求的意思,嗓子也毫不嘶哑了。

教授一个蹦子从床上跳下来，赤身穿上大衣去欢迎它。全家都起来了，欢呼着欢迎这个猫。教授急急忙忙从冰箱里拿来了牛肉和牛奶，准备用最新鲜的高质量动物蛋白来欢迎这只猫。而且，他们打开了每一个房门。他们准备优礼有加地请猫进入任何它“认为方便”的房间。

咪咪，咪咪……教授叫着，妻子叫着，儿女叫着，儿媳妇也叫着。年已两岁的孙儿也醒了，也叫着。叫咪咪的合唱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阿咪舔了舔牛奶，嗅了嗅牛肉。阿咪很瘦，毛显得很长，也挺脏。但它的眼睛闪闪发光，兴奋而且野性，好像刚刚打了一个胜仗。阿咪抬起头一个又一个地看着大家，几乎可以说是检阅。然后它走近一个又一个的房门，走近一个又一个它想进而不可得的房门，它看了每间房内的摆设。众人屏神静气，不出声。

然后阿咪突然转身，一溜烟地爬上槐树，跳上屋顶，回身望了望惨叫着它的主人们，离去了。



作家养猫、写猫，“古”已有之，于今犹盛。

60年代，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谈猫的文字，说是养猫有一个好处，遇有客至而又一时不知道与客人说什么好，便说猫。

说猫，也是投石问路，试试彼此的心扉能够敞开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也给读者们说说猫吧。

猫的命运与它们的主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夏衍与冰心都是以爱猫著称的。据说夏公“文革”前养过一只猫，后来夏公在“文革”中落难，被囚多年，此猫渐老，昏睡度日，乃至奄奄一息。终于，“文革”后期，夏公恢复了自由，回到家，见到了老猫。老猫仍然识主，兴奋亲热，起死回生，非猫语“喵喵”所能尽表。此后数日，老猫不饮不食，溘然归去。

或谓，猫是一直等着夏公的。只是在等到了以后，它才撒爪长逝。

闻之怆然。又生人不如猫之思。

冰心家里养着两只猫，都是白猫。一为土种，一为波斯种，长毛碧眼。按当今神州时尚，自是后者为尊为宠。偏偏冰心老人每次都要强调，她不喜欢碧眼波斯猫——像个外国人(?)似的。她强调碧眼波斯猫是她的女儿吴青的，土猫才属于她自己。她称她的褐眼土猫为“我们家的一等公民”。她把她与猫的合影送给我与妻，照片上一只大猫占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位置，老人叨陪末座。

刘心武也养猫，是一只硕大无朋的波斯猫，毛洗得雪白纯净，俨然贵族，望之令人惊喜，继而心旷神怡。唯该猫对待客人十分淡漠，它能引起你的兴趣，你却引不起它的兴趣。面对这样的优良品种贵族气质的大白猫，你似乎也略感失落。

刘家还另有一只土猫。刘心武曾经撰文维护万有的生存权利与猫猫生而平等的观念，说是他钟爱波斯猫而绝不轻慢土猫。不薄土猫宠波斯。这种轻重亲疏的摆法，又与冰心老人不同了。

我也喜欢养猫。“文革”当中我在新疆伊犁，养了一只黑斑白狸猫，取名“花儿”，是我所在的巴彦岱红旗公社二大队的看瓜老汉送给我的。这只猫十分善解人意，我们常常与它一起玩乒乓球。我与妻各在一端，猫在中间。我们把球抛给猫，猫便用爪子打给另一方，十分伶俐。花儿特别洁身自好，决不偷嘴。我们买了羊肉、鱼等它爱吃的东西，它竟能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行，远远知道我们买了东西，它避嫌，走路都绕道。这样谦谦君子式的猫我至今只遇到过这么一回。

这只猫时时跟随着我。我在农村劳动时，它跟着我下乡。遇到我去伊犁河畔的小庄子整日未归时，它就从农家的房顶一直跑到通往庄子的路口，远远地迎接我。有时我骑自行车，它远远听到了我的破旧的自行车的响声，便会跑出去相迎。遇到我回伊宁市家中，我也把它带到城市。最初，这种环境的变异使它惊恐迷惑，后来，它似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习惯于双栖生活，不以为异了。

花儿的结局是很悲惨的。可能它过于“内外有别”了：它在家里的表现克己复礼，但据说常在外面偷食。毕竟是猫。花儿偷食了人家的小鸡，被人下了毒饵——真可怕，人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鸡的主人在一块牛肉里放了许多针，我们的亲爱的花儿在生育一个月、哺乳期刚满之后中毒计死去。它的死是多么痛苦呀！